

研究纪要  
Research Note

# 峇峇文化研究： 启发与反思

Research on Baba Culture: Inspiration and Rethink

陈志明  
(TAN Chee Beng)

## 一、前言

从华人研究来看, 三州府论坛是很有意义的。<sup>1</sup> 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精英很早就撰述早期的华人社会。余友进 (Siah U Chin) (Siah 1848) 和林文庆 (Lim 1917) 的文章让我们能够直接了解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 可以说他们是研究三州府华人社会的先驱。我们也应该提到宋旺相 (Song Ong Siang), 因为他和林文庆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发表多篇有关华人社会的文章, 而其1923年出版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英文) 至今仍然是相关研究学者必须参考的书籍 (Song 1923)。早期的峇峇报纸和杂志也刊登了多篇有关三州府华人的文章,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1897年至1907年出版的《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它是由林文庆和宋旺相所编辑的。

一般人和学者都习惯称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为峇峇。有趣的是,

---

陈志明 中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特聘教授。E-mail: cbengtan@gmail.com

林文庆在他1887年那篇文章虽然提到Peranakan却没提到“峇峇”，尽管当时英国官员和旅行者已经报导海峡殖民地的“峇峇”。J.D. Vaughan写到，“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被称为峇峇”(Vaughan 1879: 4)。其实“峇峇”这个称呼有多种用法。我们可以如此分别，即广泛的用法，峇峇指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也就是三州府人，由于是本地出生的，所以在生活习惯上有本地特色，与当时的新移民不同。与被称为“新客”的新移民相比，他们明显以优越自居。这些峇峇精英大都受英文教育，但也有受中文教育的。此外，峇峇也专指口操峇峇马来语和英语的伯拉纳干(Peranakan)华人，他们最早被马来人称为“伯拉纳干”，将峇峇等同于伯拉纳干的称呼应该是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称号，至今这些在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还自称“伯拉纳干”。

本文将对峇峇文化研究做一点评述和反思。

## 二、峇峇文化研究

我在1977年开始研究马六甲的峇峇。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很多学者深入调查峇峇的历史和文化，但也已经有不少本地人和欧洲旅游者及英国作者论述一些峇峇的文化特征，例如W. G. Shellabear于1913年出版有关峇峇马来语的文章，即是一篇比较全面介绍峇峇马来语的论文。新加坡的Chia Cheng Sit则更早于1899年在《海峡华人杂志》发表了“The Language of the Baba (峇峇的语言)”。Lim Hiong Seng于1887年出版两卷《口头马来语》(*A Manual of the Malay Colloquial*)对我们研究峇峇马来语也很有参考价值。作为华人而口操一种独特的马来语使到峇峇的认同问题显得很突出，吸引了一般人和学者的注意。我于1980年在*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发表“Baba Malay Dialect (峇峇马来方言)”，这篇论文被不少人引用。我所撰写的*The Baba of Melaka* (马六甲的峇峇)于1988年出版，当时的书评也比较注重峇峇马来语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开始研究峇峇时，学界和一般社会人士对峇峇讲马来语现象有相当的认识，但对峇峇的文化与认同却不很清楚，甚至有不少的误

解。学者和社会人士在不同程度上以为峇峇已经被马来人同化了。1977年当我还未住进峇峇社区时，马六甲一些非峇峇华人还告诉我说峇峇讲马来语，而且大都是穆斯林。我住进峇峇社区后才发觉峇峇不但不是穆斯林，还很反对儿女皈依伊斯兰教。尽管大都不讲汉人的语言，但马六甲的峇峇很强调祭祖和拜神，认同上也还区分籍贯，即是“福建人”或“广府人”，而不少福建峇峇还持着福建人中心主义，有的认为真正的峇峇应该是“福建人”，有的还特别强调永春人认同。

在我做研究之前，对峇峇文化有比较详细论述的还是一篇由一位本科生所写的，就是由当时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社会研究系的Rosie Tan Kim Neo于1958年所撰的〈新加坡的海峡华人〉（英文）。在印度尼西亚，陈玉兰博士（Mely Tan Geok Lan）已经在1963年在她的专书描述了在印尼Sukabumi地区的伯拉纳干华人（Chinese Peranakan）的生活与文化适应。在我于1977年初开始在马六甲做田野研究时，新加坡大学社会学系的John Clammer博士已经做了一些研究。虽然他的专书《海峡华人社会》（英文）于1980年才出版（Clammer 1980），他已于1976年在学报发表一篇有关峇峇的同化与再华化的论文（Clammer 1976）。此外，苏尔梦（Claudine Salmon）已经在1970年代研究东南亚伯拉纳干华人的文学，主要是中国通俗小说的峇峇马来文翻译（Salmon 1981）。我于1977年在马六甲做田野时还不知道她已经以法文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有关马来亚的峇峇翻译文学的文章（Salmon 1974）。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本于1977年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学报刊载（Lombard-Salmon 1977）。当时，我辛辛苦苦地在不同峇峇家庭收集有关峇峇文学的资料，还以为是新发现，其实苏尔梦博士已经在英国博物馆找到更齐全的这类出版刊物。我于1986年也到过英国博物馆翻看这些珍本书。

自1980年代以来，有关峇峇的论文发表甚多，包括不少的英文、中文和马来文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但基于深入调查的出版却不多，其中较重要的包括Khoo Joo Ee (1996) 和Jurgen Rudolph (1998) 的著作。最近Hwei-Fe'n Cheah有关海峡殖民地娘惹的珠饰品的书（Cheah 2010），不止对娘惹珠饰品有很好的分析，也对峇峇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讨论，很有参考价

值。Ronald G. Knapp的新著*The Peranakan Chinese Home* (2012) 描述东南亚伯拉纳干华人的房子，当然包括新马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房子。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峇峇也撰写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生活，其中新加坡的魏天福长年收集峇峇文学著作和峇峇物质文化品，对峇峇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了解。他所编写的峇峇字典 (Gwee 2006) 对研究峇峇马来语甚有贡献。现今的新加坡峇峇社团 (Peranakan Society) 会长Peter Wee长期收集和卖峇峇古董，也著书将他的经验与大家分享。Peranakan Society所出版的杂志*The Peranakan*内容丰富，给新加坡峇峇知识分子一个平台发表他们所知道的峇峇文化特征以及他们的一些亲身经验，很有参考价值，其中比较知名的投稿者包括魏天福，Peter Lee等人。此外，自1970年代以来，已经有很多娘惹菜谱的出版，其中比较出名的还是在1974年出版的*Mrs Lee's Cookbook* (Lee & Lee 1974)。至今有关峇峇的各种著作很多，可参阅Bonny Tan (2007)。

### 三、谁是峇峇

那么谁是峇峇？1970年代以来有关峇峇的文章很多，但看了所有这些文章，我们可能更难明白谁是峇峇。有好几个原因。第一，有些文章不是基于深入的研究，甚至连二手资料也没什么参考。有些人参观了峇峇博物馆也成为了峇峇专家。其实认真深入研究者没那么多。第二，旅游业、餐饮业以及非专业的峇峇研究者都将峇峇的历史推得越早越好，并且神化峇峇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强调峇峇是华人和马来人通婚的混血儿。他们有关峇峇的宣传和写作往往也成为其他没有专业态度的“学者”所采用，使到这些论点学术化，但却混淆了谁是峇峇的问题。现今所谓的峇峇也在不断阐释峇峇的概念。1990年代以来，槟城的一些峇峇文化推动人也将槟城的“峇峇”阐释为伯拉纳干 (Peranakan)，并且也将泰南的土生华人纳入伯拉纳干的圈子。此外，通过新加坡伯拉纳干社团 (Peranakan Society) 的联系，这个峇峇社团也全球化，与澳洲各地的峇峇保持联络。

新马的峇峇与三州府息息相关。谁是峇峇也与谁是海峡华人 (Straits

Chinese) 和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 (Straits-born Chinese) 相关。现在还有学者在争论这几个称呼, 即Baba, Straits Chinese和Straits-born Chinese。其实, Png Poh Seng在其1969年出版的论文 (Png 1969) 已经做了很好的论述, 只是现在的学者忽略了这篇论文。此外,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一些中国出生的人也可以申请入籍三州府的英国籍, 因此Straits Chinese可以泛指英籍的三州府人, 而Straits-born Chinese应当是在三州府出生的华人, 一般是峇峇。1977年我在新马做调查时, 老一辈的峇峇讲英语时都自称是“Straits-born” (如说“we Straits-born”, 即“我们海峡殖民地出生的”), 这包括我所访问的一些著名峇峇, 如新加坡的T. W. Ong 和檳城的辜承福 (Koh Sin Hock), 所不同的是T.W. Ong先生还很强调峇峇的认同, 也为他本人是“福建峇峇”感到骄傲。

可以说“Straits-born Chinese”是三州府峇峇的共同认同。至于峇峇的概念则比较复杂。早期的“Straits-born Chinese”提到峇峇时也区分檳城的峇峇和马六甲以及新加坡的峇峇。早期新加坡的峇峇很多来自马六甲, 而他们也常“balik Melaka” (回马六甲), 也就是说他们将去马六甲视为“回马六甲”。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除了讲英语, 他们在家里的主要语言是峇峇马来语, 也自认是“Peranakan”, 是“cakap Peranakan”的华人。这是一种个别的土生华人次族群认同, 不仅仅是与中国出生的中国人划分界线的分类。檳城的峇峇也是三州府的人, 是檳城人, 也有本土化的文化特征如女人穿沙龙和格巴雅衣, 但他们都讲檳城本土化的闽南话, 即檳城福建话 (Penang Hokkien)。与中国移民和没那么本土化的其他檳城华人相比, 檳城的峇峇基本上受英文教育, 习惯在他们之间讲英语, 因此也被称为English-speaking Chinese, 即讲英语的华人。此外, 在檳城也有较多的印度人, 包括称为Mamak的印度穆斯林, 他们也习惯称华人为“峇峇”, 如印度店员会问, “Ba, beli apa?” (峇, 要买什么?)。这一个现象很有趣, 因此我接受峇峇这个称呼源自中东而经过印度传到东南亚的说法 (参阅Tan 1988: 12-13)。我们可以说峇峇有好几个用法, 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 峇峇是三州府本土出生的华人 (Straits-born) 相对于中国出生的移民 (China-born) 的称谓。这是因为早期的中国新移民大都比

较穷，他们的行为也被视为较粗俗、不文雅。在其他国家的华人老移民也如此鄙视新移民，并非仅是新马的现象。二，峇峇指自认为“Peranakan”群体的“Straits-born Chinese”，基本上口操峇峇马来语和英语。

在讨论峇峇时应认识清楚是讨论哪一个意义的峇峇。在三州府时代，这些分类比较容易理解，即三州府出生的华人和自认为伯拉纳干的马六甲和新加坡峇峇。马来亚独立以后，槟城的峇峇仅是一种历史回忆和峇峇物质文化的认同，不像马六甲和新加坡，尤其是马六甲的峇峇，仍然是独特的华人群体。1988年以来，槟城州华人公会 [State Chinese (Penang) Association] 与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组织联系，并积极推动峇峇文化活动，而近年以来还将槟城和泰南的峇峇称为伯拉纳干。其实，我在1977和1978年做研究时，在槟城还自认为Straits-born Chinese 的华人不但不用伯拉那干这个概念，大部分人也不知道什么是“Peranakan”。现在一些学者也开始将较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华人称为伯拉纳干。我本人曾经采用伯拉纳干来指在吉兰丹受当地的马来人和泰人文化影响较突出的华人，尽管他们不自称峇峇或伯拉那干。这个用法有如在印尼的伯拉纳干相对于“多多” (Totok, 即纯华人的意思)，但在新马并没有如“多多”这样的分类。后来为了与自认为伯拉纳干的群体区别，我又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土生华人”称为伯拉纳干型华人 (Peranakan-type)。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推动他们的身份和文化活动，但学者在分析社会课题时还需谨慎处理这些分类。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早期到东南亚来的中国移民怎么会用“峇”来发马来语的“ba”音，直到现在新马的马来地名或街名还是这样音译，如Kota Baru是哥打峇鲁。我在1979年写论文时查了“峇”字的来源。原来这个字在宋朝的《集韵》就出现了，是指山形。这个字读“ke”，电脑拼音打字时是打“ke”。但是“峇峇”这样的词汇是东南亚的马来语音译，所以应该照马来语发音，即国际音标的“baba”。我在1980年查阅一些中文字典，唯一用到“峇”的词汇是“峇厘岛”，但现在的字典都写“巴厘岛”。在中国的出版，“峇峇”一般被写为“巴巴”。我认为学术著作还是采用东南亚的用法，即使用“峇峇”并依照马来语音读为“Baba”。

## 四、峇峇文化特征

一般所展示的峇峇文化是早期三州府的精英峇峇物质文化，如传统中国家具、瓷器等等，还有峇峇刊物以及与娘惹相关的装饰品、衣服等等。女人所穿的峇峇马来服装，即沙龙和格巴雅衣，是三州府娘惹的共同物质文化。至于饮食文化，三州府的娘惹饮食（即峇峇饮食）有很多共同点，但檳城的娘惹饮食亦受到泰国和北马一带的文化影响，另有其特色。至于社会上所强调的峇峇讲马来语，其实是源自马六甲和新加坡（之后简称甲新）峇峇社群的伯拉纳干华人群体。我用峇峇社群以与在檳城或其他地方指个人或历史记忆的峇峇做区分。餐饮业和旅游业的推动者提到峇峇一般包括新加坡、马六甲和檳城的峇峇，但又说峇峇讲马来语，而我们知道只有甲新的峇峇在他们之间讲包涵闽南借用语的独特口头马来语，即峇峇马来语。一般人甚至一些学者太强调甲新峇峇的马来化。拙作曾指出，除了明显的峇峇马来语和娘惹的马来服装，峇峇社区其实保持了相当全面的闽南传统宗教、礼俗（如婚礼和丧葬）和节庆文化（Tan 1988）。我们不能只注意峇峇的本土化特色，也需注意传统华人文化的传承。一些学者与社会人士轻易用“hybrid”（混合的）形容峇峇与峇峇文化。试问在哪方面新加坡的峇峇会比其他新加坡人更hybrid？是不是讲峇峇马来语比讲英语更hybrid？其实大多年轻的新加坡峇峇已经不太会讲马来语。是不是峇峇都吃辣？那又有几个新加坡华人不吃辣？其实不是所有峇峇人都会吃辣。新加坡的峇峇虽然不似马六甲的峇峇那样都祭祖，因为他们之间很多已经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但他们还很遵守闽南人的文化传统。Hybrid是学术界通泛的方便话语，无助于我们真正了解峇峇文化。

## 五、峇峇研究的启发

峇峇的研究给我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文化认同与族群意识尽管是相关的，但又有必要将它们区别。我们不能够以文化特征决定族群认同，这也是学术界所说的不要essentialize文化，就是说不要将某些文化特征当作一

成不变的东西，并且以它们来决定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认同。其实，仅强调峇峇讲马来语去了解峇峇的文化与认同是具误导性的。他们失去了华人的语言而讲峇峇马来语当然影响到峇峇的文化认同，因为他们仅能以马来语或英语沟通和表达华人的文化传统。但他们也不一定会因此失去了华人族群认同，因为他们还自认是华人，甚至还强调华人的籍贯认同。与其他华人区分时，他们才强调他们是峇峇或伯拉那干。

纵观海外华人研究，峇峇文化与峇峇认同是早期中国移民在马来亚落地生根和本土化的产品。世界各地最早的中国移民有机会在异地结婚者都与当地的女人通婚。其后代有的被当地人同化，有的与后来的中国移民结婚，形成了早期的华人社区。马来人称这些早期中国人与马来人通婚的后裔为伯拉那干。林文庆在1917年出版有关马来亚华人的论文还提到这点(Lim 1917)。但若说今日的峇峇都是华人与马来人通婚的混血儿是不确实的(参阅陈志明2005和Tan 2010)。因为到了十九世纪末期，那时的本土华人已经有机会与新移民结婚。经济较好的本土华人还会要新移民入赘，这也是由于早期三州府的华人有入赘的风俗。二战之前的马六甲峇峇还有“买女婿”(beli kia-sai)的说法，就是聘请新移民在家做事，最终将女儿嫁给他。

峇峇与毛里求斯的闽南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和一位以前的同学(现在在中山大学的同事)最近到毛里求斯访问一些华人社团的领导人，了解了一些当地的华人情况。毛里求斯最早的中国移民是闽南人，后来是顺德人和南海人，最后才是客家移民，也是现在最大的华人群体。十九世纪初期以来的闽南人与当地的非裔混血人和印度人通婚，他们的后裔大都已经移民到澳洲和其他国家，在毛里求斯还留下二十几家人，不但已经不讲华人语言，也失去了华人文化认同，甚至外貌也不像华人。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不一样，除了个别例子以为，他们的面貌还是华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持有闽南人的民俗文化。

我研究文化变迁与认同，但是在近几年才明白一个简单的原则，即口传文化传统对族群认同的重要性。美国第三代以上的美籍华人，有些连什么是中秋节都不明白，这些华人在发觉他们并不被大社会接受为同等的

美国人时，往往觉得需要到中国去了解祖先的根，理清他们的中国根与美国认同 (cf. Louie 2004)。峇峇却没有这样的困境，他们很清楚他们是华人，尽管不会讲汉语而被“纯华人”取笑。由于不会中文，峇峇失去了依据中文传承的中华文明。但是，他们却更强调口传（即非依据中文传承）的华人文化传统。当问及为何冬至时一定要在家里祭祖和拜神，一位只口操峇峇马来语的马六甲娘惹说，“华人怎可以不祭祖，不拜神，*buang bangsa*”。*Buang bangsa*是马来语，是数典忘祖的意思，是很强烈的表述。新马其他华人一般已经不将祭祖和拜神当作文化认同的主要部分。海外华人文化的传承包括依据中文和非依据中文的传承，而在研究华人的涵化时，有必要注意他们若已经不讲华人语言，是不是还有非依据中文的文化遗产。本土化的华人可以失去华人语言，但是若连非依据中文传承的文化也失去了，那么就会失去维持族群认同的基础。虽然族群认同并非取决于某个文化特征，但失去华人语言会影响他们对认同的感知，也会影响他人对他们的看法。若是完全失去了华人的文化传统，那么也很难维持华人的认同意识。所以要较全面保持中华文明传统是有必要学习中文的。

## 六、一点反思

峇峇研究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反思，但我要从现今新马华人的不同处境来反思峇峇对他们自身华人身份和国民身份的关注。尽管一些中文教育主义的华人歧视不懂得中文的峇峇，但峇峇领导人是最早关心本地华人利益的华人。三州府的峇峇强调英国籍的海峡华人认同也是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要殖民地政府只考虑他们的英国籍身份，而不在某种情况下将他们也当作中国籍处理。他们强调他们是海峡华人，是峇峇，是英国籍的，这不等于说他们不愿意做华人而要成为英国人。就如现在的香港人强调他们是香港人而不是大陆人，但他们还是中国人/华人。现在的新加坡籍华人或美籍华人也不愿意被当作中国籍对待。当时华人的国籍问题不是很清楚，海峡华人觉得有必要提醒英国统治者他们是英国籍的，应得到英国籍的待遇。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他们的亲英态度。

峇峇人很为他们在三州府落地生根而感到骄傲，峇峇精英也最早关心华人在当时三州府的身份和利益。新马独立前以及独立后十几年的重要华人领导人都是峇峇。在马来西亚，陈祯禄和陈修信是家喻户晓的峇峇领导人。在新加坡，除了几位部长，还有一位前任总统是峇峇。其实，独立之前的峇峇领导人为争取华人的利益做出了不少努力。到了1930年代，有鉴于马来民族主义的抬头和英政府的亲马来人手段，三州府的峇峇领导人都曾表态，担心马来民族主义会损害将来华人的国民利益。当时檳城的海峡华人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简称SCBA) 主席连裕祥 (Heah Joo Seang) 还批评马来民族主义的口号“土地之子” (sons of the soil), 这个口号已经成为了今天马来西亚政府的土著 (bumiputera) 政策, 严重影响华人的国民身份和利益。峇峇精英要争取各族平等的马来亚国民身份。马六甲的峇峇报纸 *Malacca Guardian* 于1932年4月25日发表了当时华人的担忧：“马来人的马来亚口号太极端了，本地出生的公民理所当然反对这种剥夺他们的合法权力的煽动言论”。<sup>2</sup> 马来亚独立之前，陈祯禄与其他华人领袖成立了马华公会，并同意与马来政党巫统 (UMNO) 以及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 (MIC) 共同争取马来亚独立。三州府的SCBA领导人还是担心在独立后的马来亚华人会被马来民族主义压下去，因此，檳城的连裕祥、马六甲的Ee Yew Lin和新加坡的T.W. Ong呼吁将三州府脱离即将独立的马来亚。他们认为唯有脱离马来民族主义的马来亚，才能保障华人的权益。T.W. Ong代表三州府的海峡华人说：“他们（海峡华人）并不是要阻碍马来民族主义或发展。他们只是要捍卫他们应该有的平等权力和机会，并确保他们的子孙能够享受同样的待遇，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不做二等公民”。<sup>3</sup> 这句话仍然是今日马来西亚华人的心声。当然脱离马来亚另外建国的建议不被英国政府所接受，也不是联盟的三个民族政党所能同意的。

脱离联邦的建议好像很离谱，但若是我们分析当时SCBC领导人的动机和反思独立以来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会明白他们的忧虑和大胆的建议。新加坡于1965年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建国以来各方面的发展都甚好，而且脱离了马来民族主义的政治压迫。新加坡强调各民族平等机会

发展，采取英才管理制度，有效发展经济、教育、社会设施等等，社会稳定。这一切不就是当时三州府峇峇领导人的梦想吗？他们可能没有想象到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岛也可以自立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反观现今的马来西亚，非马来人的处境正是当时峇峇领导人所担心的发展。“土地之子”的口号，自1970年代以来成为了土著政策，巫统所领导的国阵政府在各个领域推动马来民族主义施政，严重影响了非马来人的公民平等待遇以及族群关系。今年(2013)的国家选举显示了大部分华人和非马来人已经对马来民族主义的施政忍无可忍，对巫统所领导的政府已经不抱希望，因此华人不支持马华和民政党是有逻辑的。马华在全国有很好的组织，若是要重新得到华人的支持，必须表示有勇气表达华人的心声，反对马来民族主义的施政。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政治选择，还是必须与马来政治领袖合作，所幸现今也有不少马来人愿意追求非族群民族主义建国的理念，华人需要与这些马来人士和政治领袖合作，共同建立一个英才管理，各民族有平等机会参与的国家。

## 七、结语

以上的讨论显示，三州府峇峇的研究对海外华人的研究很有意义，是研究新马华人的文化与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与研究新马的政治与经济历史息息相关。我们也可以从中反思新马的建国与族群关系。很多课题已经有人研究过，但总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再做研究而得到创新的成果。例如在峇峇物质文化的研究中，Ho Wing Meng (例如Ho 1976, 2003)、Khoo Joo Ee (1996) 等人做了不少的研究，而最近Chia Hwei-Fe'n (2010) 对娘惹珠饰的论述更是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的著作。这次的“三州府论坛”也讨论几位著名的峇峇人物。这方面可以多做研究，以探讨峇峇人物对新马、东南亚以及中国的贡献。檳城方面也出了好多位杰出的人物，很值得研究。峇峇商人对英殖民地时代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研究生和学者可以进一步研究他们的创业史以及那个时代的三州府经济史。至于现在新加坡的峇峇，我建议进行一个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一家一户的访问那些还自认是峇

峇的家庭，以了解新加坡峇峇社群的存在以及现况。

至于马六甲的峇峇，我在1977年做了民族志研究，我一直跟一些峇峇家庭保持联络，看到一些孩子长大和结婚，而一些年纪较大的也去世了。祭祖拜神的仪式相当持续，没什么改变，但是我们不很清楚其他方面的情况，例如，是不是越多的子女上华文小学？是不是在市区里有更多人信奉基督教？我们知道，在马六甲市的传统峇峇区，即陈桢禄街和鸡场街，很多房子已经卖给或租给非峇峇人。我建议对马六甲的峇峇社群再做一个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以了解自1970年代以来的变迁和现况。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做研究和反思，我就不多谈了。

## 注释

- 1 本文乃根据笔者于2013年9月21日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办的“三州府论坛”上所发表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 2 英文原文是：“The cry of Malaya for the Malays is carried out too far, and the local-born citizens...have reason to resent this agitation for depriving them of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Malacca Guardian* 1932: 6)。
- 3 英文原文为：“They (the Straits Chinese) do not wish in any way to obstruct Malay nationalism or progress. All they want is to safeguard their birthright of equality of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and to see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s children will enjoy the same benefits and be second to no other race in their own countries” (*Singapore Standard* 1957)。

## 参考文献

- 陈志明2005。“关于被涵化的马来西有华人的若干问题”，载于何国忠主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Chia, Cheng Sit 1899. "The Language of the Baba."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3 (9): 11-15.
- Chia, Hwei-Fe'n. 2010. *Phoenix Rising: Narratives in Nyonya Beadworks for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NUS Press.
- Clammer, John 1976. "Overseas Chinese Assimilation and Resinification: A Malaysian Case Study."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 (2): 9-23.

- \_\_\_\_\_. 1980.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Ho, Wing Ming 1976. *Straits Chinese Silver*. Singapore: Singapore Education Press.
- \_\_\_\_\_. 2003. *Straits Chinese Beadwork & Embroidery: A Collector's Guide*.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 Khoo, Joo Ee 1996. *The 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 Amsterdam: Pepin Press.
- Knapp, Ronakd G. 2012. *The Peranakan Chinese Home: Art and Culture in Daily Life*. Photograph by A. Chester Ong. Singapore: Tuttle Publishing.
- Lee, Chin Koon, Mrs. 1974. *Mrs. Lee's Cookbook: Nyonya Recipes and Other Favorite Recipes*. Edited by Pamela Lee Suan Yew. Singapore: The Author. An updated version by Mrs. Lee's granddaughter Shermay was published as Lee Chin Koon and Shermay Lee, *The New Mrs. Lee's Cookbook: Nyonya Cuisine*, 2 vols.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2003-2004.
- Lim, Boon Kheng 1917. "The Chinese in Malaya." In *Present Days'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 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ed., W. Feldwick, pp. 875-882. London: Globe Encyclopedia Co.
- Lim, Hiong Seng 1887. *A Manual of the Malay Colloquial*, 2 vols. Singapore.
- Lombard-Salmon, Claudine 1977. "Writings in Romanized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Malaya: A Preliminary Inquiry." *Papers on Chinese Studies*, vol. 1: 69-95.
- Malacca Guardian 1932. "Malaya for the Malays." *Malacca Guardian*, 25 April 1932, p. 6.
- Png, Poh Seng 1969.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modatio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 (1): 95-114.
- Rudolph, Jurgen 1998.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 Salmon, Caludine 1974. "Aux Origines de la Litterature Sino-Malaise: Un Sjaïr Publicitaire de 1886." *Archipel*, 8: 155-186. 英文翻译见Lombard-Salmon 1977.
- \_\_\_\_\_. 1981. *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A Provis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Estudes Insulindiennes-Archipel*, no. 3.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 Shellabear, W.G. 1913.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5: 49-63.
- Siah, U Chin 1848.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2: 283-289.
- Singapore Standard 1957. "Straits Chinese Want to Return to Former Status." *Singapore Standard*, 22 January 1957.
- Song, On Siang 1923.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Reprinted in 1967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and in 1984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 Tan, Bonny 2007. *A Baba Bibliography: A Select Annotated Listing of Sources on the Peranakan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Tan, Chee Beng 1980. "Baba Malay Dialec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3 (part 1, 237): 150-166.
- \_\_\_\_\_. 1988.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 \_\_\_\_\_. 2010. "Intermarriage and the Chinese Peranakan in Southeast Asia." In *Peranakan Chinese in a Globalizing Southeast Asia*, ed., Leo Suryadinata, pp. 27-40. 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 Tan, Geok Lan (Mely) 1963. *The Chinese of Sukabimi: A Stud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ccommod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 Tan, Kim Neo (Rosie) 1958.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the Straits Chinese Way of Life". A research paper for the Dept. of Soc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Singapore.
- Vaughan, J.D. 1879.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Reprint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71.